

文艺报

WENYI BAO

中国作家网网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2013年8月14日 星期三

每周一、三、五出版
(今日八版)

90

1949年9月25日创刊(总第3611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93 代号 1-102

诗歌界呼吁关注诗歌的社会性

□本报记者 黄尚恩

第四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圆满完成各项活动之后,于8月11日在西宁市落下帷幕。在诗歌节期间,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诗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诗歌边缘化的问题,并围绕“诗人的个体写作与诗歌的社会性”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大家谈到,诗人在坚守写作的独特性和艺术性的同时,要注意唤醒诗歌的社会性,以重新建立诗歌的公共空间。

大众不再热衷于读诗,原因有很多。加拿大诗人石峻山说,现在的人们工作忙碌,还得找时间休闲娱乐、锻炼身体、看报上网,根本没有时间读诗。即使想读,看完古代那些诗人的诗作,还要看外国翻译过来的诗作,剩余给当代诗人诗作的时间就几乎没有了。而更多诗人则从诗歌写作内部来寻找原因,他们认为,一些诗人在写作中过多局限于个人的体验,割断了诗歌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有些诗人甚至把写作看做是一种词语的游戏,写出来的诗句很华丽,但却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从而让读者失去了阅读兴趣。

在社会环境与阅读氛围无法更改的情况下,诗人只能通过调整自己的写作倾向来改变这种现状。韩国诗人高银表示,诗歌的叙述者抒发的首先是诗人独有的情怀。然而很多时候,诗也会跨越诗人自身的樊篱走向心灵之外,彰显其普世价值。因此,我们应注意诗歌社会化的意义。印度诗人阿西斯·桑亚尔认为,诗人不应该脱离生活和现实,他必须走进自然、融入社会,并和人群、社团保持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必须对人类的生存与自由予以关注,并且积极地通过诗歌语言将他们的现状和期待真实地抒写出来。在诗人晓雪看来,诗人应当是社会的良知,应当有一颗对故乡土地、祖国人民、宇宙人生的炽热的爱心,永远保持着对时代生活、对社会发展、对人类命运的深情关注,勇于探索和创新,才能不断写出给人以思想启迪、精神鼓舞、美感享受,能提高人的境界、净化人的灵魂的优秀诗篇。

虽然我们呼吁诗人去关注诗歌的社会性,但是这种呼吁

不应该成为一种外在的干预与指责。诗人李南认为,一定要诗人自己认识到,唤醒诗歌与社会俱来的社会性,不仅仅是来自外界的呼声,更是来自诗歌文本自身的诉求,使诗人对诗歌社会性的唤醒成为自觉。也只有这样,诗人才能够写出有血有肉的、体现心灵自由的诗作。那些来自外部的指手画脚,总不免显得牵强、粗暴,最终会伤害诗歌本身。另外,诗人写作倾向的转变往往和其自身经历的变化有关。以阿赫玛托娃为例,她早期的诗歌,基本上是一种个人私密情感的抒发,写少女思春、恋爱与失恋、痛苦与幸福等。随着战争爆发,她的个人命运随之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她也开始用诗歌真实地记录了千千万万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的生话。

多位诗人谈到,在提及诗歌的社会性时,一定要警惕有人借此而把诗歌写变成一种策略写作或社会学层面的庸俗化写作,故作高调、故作姿态。诗歌评论家霍俊明谈到,新世纪以来的诗歌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民生、底层和社会问题的作品。但是,一些看似和我们的时代、现实密切相关的诗歌,抒发的只是生活的表象,而且往往具有道德化的倾向。因此,当生活如此“高调”地进入到诗歌之中,诗人应该思考:在用文字和修辞抒写时该对这些素材进行怎样的转换。诗人张映妹认为,如今,涉及现实生活各类时事的诗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多了。诗歌的社会性,不应该只是从诗歌写作所涉及的题材和作品的数量来考量,还应从诗歌介入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来考量。惟其如此,才能避免诗歌的社会性被庸俗化。

对于如何唤醒诗歌的社会性,多位诗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秘鲁诗人德尼塞·维加·法尔凡谈到,倘若诗人懂得把锚抛在人的心坎上,便永远不会与人性脱离。这样,诗歌就能像敏捷的向导一样,毫不费力地穿越人类所有的边界。诗歌具有奇异的力量,能使我们的无意识的坚硬的薄片具有韧性,能使我们应对周围任何恐怖或神奇的现实。捷克诗人马莱克·辛德尔卡认为,诗歌尝试一窥世界的本质、其原初的完整性,

哪怕只有一刹那,诗歌尝试于最平凡不过的事物身上重新寻觅惊奇感。这就需要诗人在创作中警惕“激情”的作用。写作中的“激情”有时候会让诗人从偏狭的视角对生活与现实进行过于美化或过于丑化的理解,对世界形成一种简单、粗暴的看法,从而失去对真实情况的把握。而真正的诗歌则试图洞察生活的多层意蕴,呈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这就需要诗人从不同的角度观照现实,并能够用适宜的词语将之精到地表现出来。

“诗人的个体写作”和“诗歌的社会性”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诗人强调“诗歌的社会性”并非是由于对“诗人的个体写作”的否定,而是说,我们目前在诗歌的个性化、个人化方面做得不错,但在诗歌社会性方面还需要加强。实际上,优秀的诗歌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视角和语言去呈现具有公共性的经验。诗人高兴曾经翻译过很多罗马尼亚当代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人在专制政权下生活,在夹缝中求生存,可依然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诗歌创作。高兴认为,通过诗歌探索和实验,表达对专制的不满、对自由的向往、对教条和空洞的反叛,是这些诗人创作的重要动力。尽管诗歌抱负相似,但他们各自的写作又呈现出了强烈的个性色彩。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听到了各种语调,感到了各种气息,看到了各种风格。

对于如何平衡好诗歌的社会性和个人性的问题,诗歌评论家何言宏提出了“辩证的个体语言”的概念。他说,“辩证的个体语言”并不否定个体语言的自觉追求,相反,它以个体语言的自觉追求作为必要的基础,亦重视个体语言对于个体经验的深刻表达以及它的“对抗性”、“创造性”、“差异性”的基本特性。但是在此前提下,它还强调语言的社会本质,认识到个体语言实践不仅与其接受者之间,而且与历史、现实之中的其他语言创造个体之间,均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对话”关系。

鲁迅文学院第六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在银川开班

本报讯 8月11日,鲁迅文学院第六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2013·宁夏)在银川开班。中国作协副主席、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领导小组组长张健,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杜秀岚,宁夏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郑歌平,宁夏文联副主席、《朔方》主编哈若蕙,宁夏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石舒清出席了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成曾榭主持。

张健在讲话中指出,本期培训班是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中继广西、贵州、西藏、内蒙古、新疆班之后鲁迅文学院举办的第六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这期培训班是中国作协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组织实施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确定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任务的重要举

措。他回顾了宁夏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成就,认为宁夏目前已经建设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作家队伍,形成了文学创作上的一道独特的景观,在全国文学界引起关注。他希望学员们珍惜这次培训机会,弘扬民族文化,辛勤耕耘、潜心创作,用优秀的作品为宁夏文学事业的枝繁叶茂贡献力量。

杜秀岚、郑歌平、哈若蕙分别代表宁夏党委宣传部和宁夏文联、宁夏作协对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在宁夏举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表示感谢,对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长期以来为繁荣发展宁夏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所给予的支持与帮助表示崇高的敬意,并对培训班的学员提出要求并寄予厚望。

本期培训班为期22天,共有来自宁夏全区40名少数民族作者参加学习。

(赵兴红)

王安忆获法国文化艺术功绩勋章骑士奖

据新华社电 上海市作家协会8月12日公布消息称,中国作家王安忆获得法国文化部今年颁发的“法国文化艺术功绩勋章骑士奖”。

据悉,“法国文化艺术功绩勋章骑士奖”简称“骑士奖”,是法国文化部为了表彰在艺术与文化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士而在1957年设立的奖项。此前,中国作家巴金曾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是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骑士勋章。

出生于1954年的王安忆是中国当代重要女作家。她踏入文坛30余年来始终保持旺盛的文学创作能量,早年即以《小鲍庄》《启蒙时代》等作品蜚声文坛,2000年以一部书写上海城市传奇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又以小说《天香》获得华语世界文学大奖“红楼梦文学奖”,其文学作品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孙丽萍)

中国作家书画院举办成立一周年笔会

本报讯 8月8日,中国作家书画院成立一周年笔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廖亦、高洪波出席笔会并致辞,对中国作家书画院成立以来的诸多活动予以肯定。中国作家书画院常务副院长白描回顾了中国作家书画院一年间所走过的路程。戴清民、柳萌、周明、杨匡满、宗鄂、石祥、峭岩、周云芳、李新、刘家科、郑美秋、严学章、那耘等人以灵动的笔墨、精妙的构思,创作了数十幅精彩的书画作品。(张瑞田)

河南文学界追思孙方友

本报讯 8月9日,作家孙方友追思会在河南郑州举行。来自河南文学界的作家、评论家、孙方友生前的好友、同事,以及从各地赶来的喜爱孙方友小说的读者共60人与会。大家追忆与孙方友交往的点点滴滴,谈论其作品的独特思想艺术价值。

作家李佩甫说,孙方友是一个勤劳的劳动者,他的一生笔耕不辍,因而能写出《陈州笔记》《小镇人物》这样成体系的作品。作家南丁认为,孙方友在心里认可小小小说这种文体,所以能够执着于小小小说的创作。河南文艺出版社曾先后出版过孙方友的19部图书,该出版社总编辑陈杰认为,孙方友把民间传说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他“新笔记体小说”中,写出了民间社会的千姿百态,写出了民族历史的沧桑巨变。《百花园》总编辑杨晓敏表示,孙方友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很可观,他用的作品证明了他存在的价值。评论家王洪应认为,孙方友的作品是独特的,他一直写陈州,写世俗里的俗人,他没有摆着架子,所以老百姓喜欢看。评论家李铁城认为,孙方友的作品既有娱乐性,同时又有教育意义。他的语言即有深厚的韵味,又风趣幽默。作家邵丽说,无论是生活还是创作,孙方友都是满怀热情。他的作品在向传统文化回归时,始终有审慎、现代和世界性的批判精神。

在追思会上,还举行了孙方友生前的最后一部图书《俗世达人》的首发式。(吴同发)

编剧:「群言」不可取

□高小立

凡是一个立得起来的影视剧本,其“影子”总要折射出文学的魅力,也可以理解为“剧作即文学”。因此在评价影视剧本创作时,理应把尊重文学创作规律作为切入点,而文学写作向来崇尚个体认识与判断,写作基本上是个“个性化”的活儿,由此才能写出剧中的“这一个”来。

当下,影响影视剧本创作质量有诸多原因,但是对剧本的“群言”可能是较为重要的原因。近日,在中国电视剧编剧委员会召开的编剧论坛上,与会的编剧专门就电视剧剧本的写作模式进行了探讨,会议认为当前国产电视剧的创作方式主要有“自主创作”、“委托创作”和“联合创作”三种。有人直言,自主创作的剧本将要经历导演、领衔主演、投资方、管理部门和播出方的一系列“审判”,未知数大,风险亦太大,成功率很低;委托创作无异于“命题作文”,必然会出现遵循商业操作的弊端;较为安全保险的则是“联合创作”。

多人联合编一出若干集长剧的方式,说白了就是对剧本的“群体发言”,编剧的群言现象看似重视剧本创作,但从剧本的创作规律来看,这种创作模式实则为“一个孩子几个爹”,是一种群言群语的拼装,害多利少。在文学创作中,虽然不能否定群策群力的作用,但几个雕刻家去雕刻一个典型人物和故事,“众志成城”却不一定“成城”,分工合作的创作往往对剧本的整体性造成断裂。现在影视作品讲不好故事,剧情不流畅,还有拼凑化和小片化倾向,都与编剧的“群言”现象不无关系。我们从大量的影视剧作品中不难看出,多数作品缺少对现实的深度开掘与人生思考,对个体生命情感体验的书写也日渐淡化、退化。但令人忧虑的是,编剧的群言创作模式不仅现在比较普遍,而且还被某些编剧家预言,是未来影视剧创作的大势所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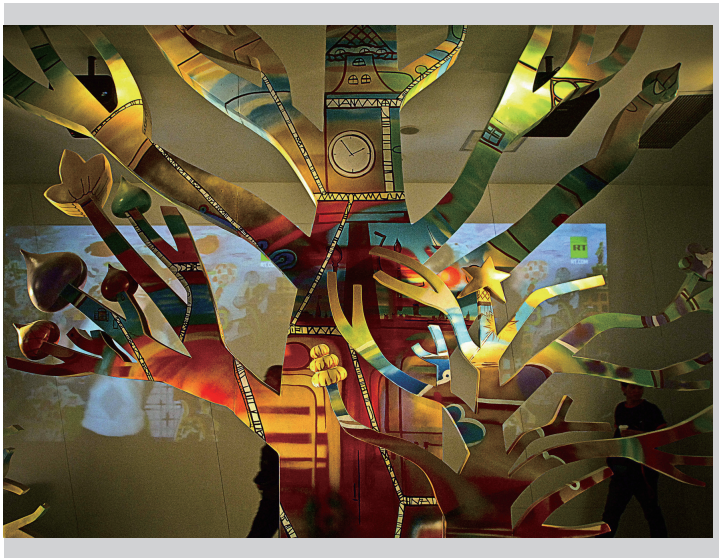
剧本创作不是工业复制品,乃是不同剧作者基于不同的家庭、社会、文化、年龄、经历等背景,作为独特生命个体的感受与内心对照并最终孕育出的文字,其本质是文学创作。“剧作就是文学”,《文艺报》曾就此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得到许多剧作家的响应。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剧,刻画、塑造人物是其核心和灵魂,编剧的“群言”现象尤其不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剧作家往往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积累中获得素材,从熟悉的生活素材中提炼主题、刻画人物、选取细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渗透出自己的人生、对社会、对个体生命的心灵体验与思考,剧本的完成就像经过“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无论你为何人,此刻再关心着也只能尽照顾之责而无法替代。剧本创作一旦落在笔尖,便是其孩子,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孩子是完全相同的,诞生的人物一定是不可雷同的“这一个”,这恰恰是文学、剧作的魅力之所在。

剧本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个体化的劳动,试想几个人先是一言我一语地一起侃剧本,动笔后再你一段我一段地凑剧情,再加上写作之前、之中、之后,免不了出品方要加这个情节,导演要加那个人物,制片人加某段恋情,播出方要加……这不像是写作,倒像盖房子、装修房子的建筑工程,这样出来的本子,肯定会破坏故事的思想性,更难保证其整体性。如此诞生的人物还会有连贯的血脉吗?剧中人物也难以形成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其情感和生命轨迹的展现很难做到一以贯之。

由于剧本“群言”使剧作家的个性展示被淹没在工程化的“建筑”中了,所以现在的影视剧作品风格都差不多,已走进了模式化的怪圈。看看成功的电视剧便知,广受好评的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的编剧是由朱利安·费罗斯一个人担当的;一些经典韩剧,其剧本创作也是单枪匹马;当年的《大明王朝1566》,如果是一群作者笔下的剧本,还会上剧作家独到思考的那段历史吗?

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直接影响他的创作,个人对生活的认知与对生命的体验、生活的感悟应该是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艺术家的想象力及虚构能力也千差万别,个体对生命对社会对时代对世界都有着不同的感受和领悟,有着独特的审美体验和创作视角,只有丰富多彩的不同人生汇合起来的文学人物,才会呈现出文学艺术创作的蔚为壮观。

因此我以为,剧本的“群言”现象很值得一议。



《穿越烽火线》打造荧幕版“美丽人生”

由中央电视台、山东影视传媒集团、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齐鲁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出品,林黎胜任剧本策划,吴楠、卞智弘编剧,钱晓鸿执导,沈傲君、丁海峰、倪虹洁、范志博等联袂出演的38集电视剧《穿越烽火线》已于8月6日登陆央视一套上午档,并将于8月17日起在央视八套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的山东根据地为背景,以保育院女兵与八路军战士带领保育院孩子们进行转移为切入点,通过大人们为使孩子心灵免受侵扰而编织的一个美丽谎言,表达了“绝不允许孩子拿起武器”的理念,在弘扬人性光辉的同时,体现了反对战争、祈盼和平的主旨,堪称荧幕版“美丽人生”。

该剧剧情曲折紧凑,涵盖战争戏、传奇戏、谍战戏的内容板块。同时,又将匪战、武打、智斗、喜剧等诸多类型片元素有机融合于各个板块中,使得矛盾冲突激烈,悬念迭出。而在爱情、亲情以及友情的展现上,该剧质朴动人,通过大人与孩子、孩子之间或战士之间、军队与群众甚至与敌对力量之间的戏剧冲突激发



情感碰撞,做到以情动人。钱晓鸿表示:“我们关心的是当时环境下的人和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美好生活如何被打碎,又坚持了什么样的底线,哪些美德依然散发芳香,哪些追求今天看来仍如此亲近动人。”(徐健)

李国栋书法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颜慧)为庆祝书法家李国栋从事书法创作65周年而举办的“李国栋国际书法巡回展”北京站展览,8月10日在北京恭王府开幕。该展共展出李国栋的书法作品50幅及他与西方画家联合创作的书画作品十余幅。

在开幕式上,北京各界书法专家代表盛赞李国栋的书法大气磅礴、遒劲雄浑、自成一体,为中国当代书法的一座高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特地为此次在联合国开启的李国栋书法生涯65周年国际巡回展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信中表示“李国栋教授国际巡回展,无论对加深人

们对中国文化的赏析而言,还是就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李国栋生于中国云南大理,6岁起潜心练习书法,现为泰国国际书画学院院长、中国世界名人协会泰国分会主席、美国全球艺术家联盟名誉主席及泰国分会主席、美国美中泰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艺术总顾问、中国民族画院特约顾问。李国栋的书法作品拥有鲜明的“李氏风格”,一些批评家甚至称之为“李氏书体”。近年来,李国栋把目标扩大到促进世界多文化、多艺术的交流与合作上,锐意开拓艺术新领域,得到中外艺术界人士的肯定。

新书贴

《伤魂》
卢新华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6月出版

1978年8月,卢新华因发表短篇小说《伤痕》而一举成名,掀起了“伤痕文学”的思潮,35年后,卢新华携新作《伤魂》归来。小说讲述了“我”的一位战友龚爱国转业后从政,利用一套“频道”理论经营人际关系的故事。卢新华坦言,“《伤魂》和《伤痕》确实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精神联系。从‘伤痕’到‘伤魂’是一段民族心灵的发展历程,‘伤魂’是那个特殊年代由上而下普遍激起的仇恨火种,给人们的身体和心灵留下创伤;‘伤魂’则是‘伤痕’在新时期的变种,是在物质和利益的诱惑下,全民族精神和灵魂的迷失。”对于“新伤痕”的疗法,卢新华建议放下“仇恨”和“贪欲”这两把屠刀。